

大清畿輔先哲傳

文學傳三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二

天津徐世昌撰

陳儀井在

陳儀字子翹號一吾文安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嗜古文辭尤留心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康熙五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大學士朱軾賞其文與論經濟奇之五十七年散館授編修與修三朝實錄雍正三年直隸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世宗命怡賢親王偕朱軾相度濬治王欲得善治河者俱賦以儀對王延見訪以治河所宜先儀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尾閭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拒之抵牾洄漩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必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

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清河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王善之悉以屬儀儀先疏下游使四出毋壅徐理其上作長隄束之凡四閱月而工舉儀生長北方爲諸生時卽留心水利屯田諸務考鏡得失達其經權嘗謂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爲高山大原眾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旣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渟蓄之然後會爲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岡郵會滹沱之流奔注

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
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
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渟蓄之然後會爲一川出茅
兒灣經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
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臟腹而會
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
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
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繙於茲
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
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森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
淤縱橫周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
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

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於高橋淀而信安堂鋪遂成平陸淤勝澇淀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旣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蓋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汎漲決滻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坍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深病治之之法原當順其南

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酖之渠以減殺之寃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爲全局病至於此極也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上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於興修水利之始卽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沈

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水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有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礪岸跡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牤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瀆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矣河以經久不湮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於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駁駁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閨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示定於今日乃全局之利害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

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
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濤蕩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
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滏陽衛河其實深
亦不逾玉帶渟入滏而滏未嘗淤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
入玉帶河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堤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係也渾
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堤之決前已屢告矣皆
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堤而入則文安仰金之地
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故也况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
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鑲草壩數百尺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
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氾濫妄行蕩邱莊齧城郭
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
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

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
折既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灰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
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灘之渠以減殺之
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寧厚勿高分建護村之
月壩預防其衝擊密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
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
負於民哉天下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至今
日而已極亦變而思通之一會矣當事諸公誠一旦翻然改圖復
其南下之故道則病淀者去淀乃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
汊河訖於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台山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鎮爲
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入勝澇淀爲勝澇河逕辛張策城至
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

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
一汊至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齋河北流逕任家莊
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澇河會一
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會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
一北流逕癩柳樹與長子河會一東北流過蒿浪泊出楊家河抵
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
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
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
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併入勝澇勝澇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
家房一汊併入台頭張家齋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沿隄小河
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
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

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台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
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溷之不亦
危哉愚向有未議設堡船募役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若
開淤蒙宰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一路上接左家
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闊而患猶以爲一河納全
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议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
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醬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
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霸
縣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
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留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
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若草忒蔣停泥壅溜多
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堡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

緊要者在開挑勝澇舊河此河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經辛
張策城褚沽東沽二港過王慶坨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
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堙塞
已久遺蹟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剏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
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插憑高作岸無事隄防導三汊於西
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繫淀池廓清卽
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王旣深然其說隨事諷詢用其所
長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畿輔七十餘河儀所勘定者十六七論
者謂燕趙諸水條分縷析前有酈道元後有郭守敬儀實兼之儀
又以北方水利鑿鑿可行因建營田之策進言於王曰興水利者
去水害也天水聚則害分則利壅則害行則利去害之法曰隘者
擴之容羨者分之減塞者疏之通漫者攝之注而已水害去田乃

可營而營田以分水亦正以除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
散諸千畝將恐不足誰患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讐用
不用異也今用水爲田卽用田分水田成而水散則利興而害息
矣王曰善然議者謂人力不能及川原之性是乎非平對曰營田
於川非於原也北地高亢合天下較之耳專論北地則高者十六
下者十四涇潦泊之半歸淪胥規此營田乃變汙萊爲杭稻也王
曰善然旱則奈何對曰北地冬春多旱甘霖嘗於五六月然過多
恆爲高田之害初夏養秧可借潤於河及泉迨插秧之時正雨之
時水田可無憂旱高田卽苦雨多宣洩於水田亦無可憂潦此營
田之便也王曰善然其爲地幾何對曰民間故種稻者無假官營
營則營民之不能營者耳如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溵淀淀也開
河可田天津寶坻陸區也引潮可田任縣鹽晉水鄉也圍泊可田

其他相度地勢可例推也水高於地溝而分之水與地平壅而溉
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築埝以防淫潦閘洞以備蓄洩經始既定
隨時補修期以十年梗稻與黍稷並茂矣王顧謂軾曰讀書人不
當如是耶五年王卽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領其事時儀以
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擢庶子乃命儀分領天津一局兼屬以
文安大城隄工二邑形如金底積潦不消秋復大水夾隄內外成
巨浸波衝浪齧隄欲壞者屢矣儀購菰蔴十餘萬束立表下楗捍
之目不交睫者十晝夜而隄全隄故民工儀以時方被災請於王
奏發帑金數萬兩代振民得安業南運長屯一隄隸靜海縣歲撥
霸州文安大城民夫協治民弗堪儀曰文大隄工險自治不暇尙
遠助他邑乎且長屯所治不過數十丈而遠調三邑非所以均勞
逸也檄天津道除其籍三邑民至今戶祝之時議豐潤玉田間多

棄壞鑿渠築圩可使瀉鹵生稻梁八年迺設營田觀察使一員分
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儀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於天津
倣明汪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開渠與海河通潮來渠滿則閉
之以供灌漑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多沮洳之
區儀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没田廬
萬計儀疏聞或以侵官爲疑儀不顧上命儀董振事全活甚眾轉
侍讀學士儀先後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田旣
饒益歲且比登米溢於市儀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充
天庾公私稱便一歲田生蠅蛆伏土下食苗根爲禱於神一夕盡
死蝗入寶坻界忽集飛鳩數千食盡咸以精誠所感云尋罷觀察
使還領史職如故儀篤於內行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
兄旣仕祿入悉分給諸昆弟無餘財乾隆二年調補鴻臚寺少卿

未任歸七年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有蘭雪齋集十八卷直隸河渠志一卷又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

井在字存士文安人陳儀之師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山西平陽府推官精敏獨任吏民畏憚之不敢以非法嘗試而決讞多所平反疑案不可究結者務寬期限致正兇不急於鍛鍊入人罪嘗曰事固有急之則有意之彌縫益密緩之則無心之洩漏可期人以爲名言改補永安知縣縣隸惠州東與潮大牙相接其南嶺大山最稱險利撫臣李唐宗者大猾也嘯聚其中蓄髮謀不軌又招亡命數百人開赤溪礦恣睢橫行人莫敢誰何在完隍陴練鄉勇以爲之備防三藩亂起潮鎮劉盡忠密授僞符陰約唐宗爲犄角在諜得其狀選鄉勇精壯者三百人結以恩信曰椎牛饗士設伏誘李

海政戰禽之奉撫檄隨鄧副將進剿乃部分鄉勇扼據要塞而自以親丁會鄧軍於山下賊兵在海上者不得合劉盡忠援路絕唐宗薙髮出山詐降冀緩師以待援在麾兵梯山抵其巢獲僞隆武印敕各一及與潮鎮往來書遂斬唐宗殲其悍黨雪民之脅於賊者百餘家南嶺平適丁母憂北歸服闋再補興縣以伉直不能事上官罷還里以詩文自娛年七十二卒著有天文纂要八卷鐵潭詩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詩集一卷講約六諭解一卷麓潭集四卷

成文昭

子懷祖 孫誠 謂

成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又號鈍農大名人大學士克鞏之曾孫湖南糧驛道光之孫光祿寺署正泰清之子也生長貴盛纖瘦類山澤癯嗜好殊俗鄉人多避之自少攻苦力學好收錄古書時與顧